昆明学院学报　2016, 38(2):107～112　CN 53－1211/G4　ISSN 1674－5639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文学】

梁武帝君臣《赋体》文学意蕴阐释

孔德明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六"杂文部"、宋高似孙《纬略》、清康熙主持编撰的《御定渊鉴类函》及《御定历代赋汇》"文学"部,录梁武帝萧衍及其臣属任昉、陆倕、王僧孺、柳惲等人的《赋体》赋五首。探视梁武帝君臣《赋体》赋内涵意蕴,知其是以孔子代言人自居,继承赋诗言志传统,为赋正体,把赋纳入以文治教化为核心的文学范畴,发挥其政治教化功用,作为教化之具。这种赋体文学观念,对后世统治者和文人均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梁武帝;赋体;儒家文化;政治教化;文学意蕴
中图分类号:I 207.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2－0107－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2.018

On the Literary Implication in *Fu* by Emperor Wu of Liang Dynasty and His Ministers

KONG De-m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214, China)

Abstract: *Fu* by Emperor Wu of Liang dynasty and his ministers were found in the literary record of later generations such as Tang, So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implication in it shows that the Emperor was the contemporary representative of Confucianism and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that *Fu* and poets are the thoughts of the writers. The Emperor regarded *Fu* as the literary mainstream which acted as the func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this literary concept influenced the emperors and scholars profoundly in the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Emperor Wu of Liang Dynasty; *Fu*; Confucian culture;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literary implication

宋高似孙云:"六朝人好作《赋体》。"其《纬略》录梁武帝萧衍及其臣属任昉、陆倕、王僧孺、柳惲等人的《赋体》五首。依现存文献看,这五首《赋体》最早见录于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六"杂文部"。清康熙主持编撰的《御定渊鉴类函》卷一百九十八"文学部"及陈元龙主持编订的《御定历代赋汇》"逸句"卷一"文学"类亦均见录。这五篇《赋体》于《艺文类聚》录在"杂文部",于《御定渊鉴类函》及《御定历代赋汇》录在"文学部"。然其文学意蕴究竟为何?是近于现代重于审美意蕴的为艺术而艺术之文学,还是近于中国传统重视文化功用的文治教化之文学?探讨之,一可究明其本身之文学意蕴,二可究考其著录时期之文学观念。

一

从梁武帝君臣这五篇《赋体》的文本形式看,是限韵赋,韵脚字同,分别是"化""夜""舍""驾"。其中"化""驾""舍"属于"鱼"部,"夜"属于"铎"部,可通押。因此,这五篇《赋体》或为酬唱之作。其作时约在天监初,杨赛先生在其著作《任昉与南朝士风》中系任昉《赋体》作于天监元年,并按语云:"《艺文类聚》卷五六所载尚有梁武帝、王僧孺、陆倕、柳惲所作《赋体》各一首,内容及体式大致相同,则此篇应为应诏之作,又任昉赋体中有玉检、金罍字眼,应系于梁武登基之初。"[1] 的确,从任昉《赋体》中

收稿日期:2015－11－16
作者简介:孔德明(1972—),男,河南新县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前文学文献研究。

“玉检”“金罍”字眼,可以看出此赋作于梁武帝功成治定之后,但并不能肯定为登基之初的天监元年。任昉《赋体》末句云:“奉玉检之陆离,待金罍之云舍。”[2]645玉检为玉牒书封箧,《汉书·武帝纪》:“登封泰山。”颜师古注引三国魏孟康曰:“玉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刻石纪号,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检之封焉。”[3]191“玉检”于此处是指任昉为梁武帝受禅与即皇帝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类于天等活动所做的玉牒文诰。如《梁书·任昉传》云:“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具。”[4]253以此为据,把任昉《赋体》作时定于梁武登基之初的天监元年似有道理。如果我们综观此五篇《赋体》,则不然。梁武帝《赋体》有云:“草回风以照春,木承云以含化。芳竞飞于阳和,花争开于日夜。”[2]644显然,此为对春日美景之铺叙。同样,王僧孺《赋体》有“新桐兮始华,乳雀兮初化”[2]645句;任昉《赋体》有“惭孺雉之声朝”[2]645句;柳惔《赋体》有“春雷奋兮动兰夜”[2]645句。依此可见,此五首《赋体》当作于春时。据《梁书·武帝纪》载:“天监元年夏四月丙寅,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4]33既然这五篇《赋体》作于武帝登基之后,又作于春时,而武帝于天监元年夏才即帝位,故不作于天监元年明矣。又,柳惔《赋体》有云:“窃匪报于储闱,叨洪恩于良驾。”[2]645“储闱”为太子所居之宫。如沈约《奏弹王源》云:“父璿,升采储闱,亦居清显。”[5]3111从“窃匪报于储闱”句看,柳惔《赋体》应作于侍讲东宫之后。柳惔入梁后于天监初曾为太子中庶子,《南史·柳惔传》云:“历位给事黄门侍郎,与琅邪王峻齐名,俱为中庶子。”[6]990又《梁书·王峻传》云:“天监初,还除中书侍郎。……又为太子中庶子。”[4]321《梁书·徐勉传》亦云:“太子礼之甚重,每事询谋。尝于殿内讲《孝经》,临川靖惠王、尚书令沈约备二傅,勉与国子祭酒张充为执经,王莹、张稷、柳惔、王暕为侍讲。”[4]378但柳惔为太子中庶子的时间至早亦在天监元年十一月以后,因为皇子萧统是于天监元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子的。《梁书·武帝纪》云:“(天监元年)冬十一月己未,立小庙。甲子,立皇子统为皇太子。”[4]38《南史》所载亦同。故又可证此五《赋体》不作于天监元年。

此五篇《赋体》极可能作于天监二年春。梁武帝《赋体》有“乐万类之得所”[2]644句,当指功成治定。其登皇帝位祠南郊之告天文诰亦曰:“殊俗百蛮,重译献款,人神远迩,罔不和会。”[4]34又受禅礼毕后诏曰:“洪基初兆,万品权舆,思俾庆泽,覃被率土。”[4]34赋文与诏文互相呼应。梁武帝登基后“诏封文武功臣新除车骑将军夏侯详等十五人为公侯”[4]35,又封诸弟为王,封诸夷王为将军等,与《赋体》文“欣分其厉精”[2]644相应。天监元年五月江州刺史陈伯之反,王茂为征南将军率众讨平之;六月前益州刺史刘季连据成都反,亦平之。这些事件与赋文“惭戎车之屡驾”[2]644相应。王僧孺《赋体》有“思治兮终朝,求人兮反夜”[2]645句,与天监元年之求贤诏相应。天监元年己巳诏曰:“观风省俗,哲后弘规;狩岳巡方,明王盛轨。所以重华在上,五品聿修;文命肇基,四载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钓,致王业缉熙,被淳风于遐迩。朕以寡薄,昧于治方,藉代终之运,当符命之重,取监前古,懔若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杀胜残,解网更张,置之仁寿;而明惭照远,智不周物,兼以岁之不易,未遑卜征,兴言夕惕,无忘鉴寐。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其有田野不辟,狱讼无章,忘公徇私,侵渔是务者,悉随事以闻。若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并依名腾奏,罔或遗隐。使轺轩所届,如朕亲览焉。”[4]36此可作王赋“思治兮终朝,求人兮反夜”句的注脚。据《梁书·任昉传》载:“天监二年,(昉)出为义兴太守。”[4]253这是否与《赋体》作于天监二年的时间相抵牾呢?其实不然。任昉《出郡传传舍哭范仆射诗》云:“与子别几辰,经途不盈旬。”[7]1600“不盈旬”均言时间之短。十日为一旬,如果不是任昉有意夸言时间之短的话,范云卒时,任昉离京不满十日。再从诗题看,任昉哭于传舍,传舍是古时供行人休息住宿的处所,可见范云卒时任昉还在出任途中,也可说明离京时间之短。《梁书·武帝纪中》云:“(天监二年)五月丁巳,尚书右仆射范云卒。”[4]39范云卒于天监二年五月,则任昉离京时间约在四月底。所以说,任昉于天监二年春应诏而作《赋体》也是完全可能的。从其《赋体》首句“俶征侣兮舣行舟,奉君命兮不俟驾”[2]645看,似可说明此赋正好作于出郡前夕。“俶征侣”或指到氏兄弟,据《梁书·任昉传》载,任昉出任义兴太守时,“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从昉共为山泽游”[4]253。“奉君命兮不俟驾”,可说明是即将出郡之时。

综上观之,此五篇《赋体》作时系于天监二年

春,应该是可信的。既然梁武帝君臣《赋体》是作于武帝登基不久后的天监二年春,则其指导思想应该和此期梁武帝的政治、文学思想是相互秉承的。

二

《赋体》之“体”所指为何?实难确诂。因为“体”字所指颇多,意蕴丰富,且关节勾连,故难定所指。《南史·梁本纪上》云:“(天监二年春正月)辛酉,祀南郊,降死罪以下囚。”[6]187 据王僧孺《赋体》所描述“杂杳兮翠旌,容与兮龙驾”[2]645,或与祀南郊相关。又陆倕赋有“侍长徒之曾舍”[2]645 句,或与“降死罪以下囚”相关。长徒,指长期服劳役,古代刑罚之一。《宋书·武帝纪》云:“长徒之身,特皆原遣。”[8]52《隋书·刑法志》云:“其不合远配者,男子长徒,女子配舂,并六年。”[9]705 祀南郊,为郊祀之礼。李善曰:“祭天为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郊天正于南郊。”[10]111 据陈垣先生所制《二十史朔闰表》推算,天监二年春正月辛酉,是农历正月初八,西历二月十九日。因为,天监元年闰四月,所以天监二年的春天来得相对往年较早。因此,王僧孺赋所云“新桐兮始华,乳雀兮初化”[2]645,与这个时令是相合的。那么,《赋体》就非常可能是对这次盛大的祭祀活动的讴歌,起着讽颂的作用。铺叙天地万物之得所,以颂圣主之德——合阴阳,顺人情。《易·系辞下》:“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王弼注:“撰,数也。”孔颖达正义:“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者,易之变化从乾坤而起,犹人之兴动从门而出,故乾坤是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者,若阴阳不合则刚柔之体无从而生,以阴阳相合乃生万物。或刚或柔,阳多为刚,阴多为柔也。以体天地之撰者,撰,数也。天地之内,万物之象,非刚则柔,或以刚柔体象天地之数也。”[11]89“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刚柔体象天地之数”,则体是天地万物的总括,是一个大系统,其中亦蕴含着事物生成发展的规律、征兆等。这似乎在阐述一个为政的道理:帝王秉圣人之德,文治天下,上通神明,下顺民情,政合于时,则万类和谐得所。东汉桓谭《新论》有“言体”一章,其论云:“宪度内疏,政合于时,故民臣乐悦,为世所思。此知大体者也。……圣王治国,崇礼让,显仁义,以尊贤爱民为务,是为卜筮维寡,祭祀用稀。”[5]540 桓谭所论,简而言之,亦是讽劝帝王要政合于时、爱民为务,以圣德文礼治天下。梁武帝熟谙《周易》,《梁书》本纪载其造《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梁武帝如此作为,恐非纯为学术,当亦为政治。所以,《赋体》之“体”,是指万物之大体。体有万殊,终归于体。《梁书·王份传》云:“天监初,……高祖尝于宴席问群臣曰:‘朕为有为无?’份对曰:‘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4]325 从这个机敏的对答中,我们可以看出,梁武帝虽内心想体至理,超脱世外,但作为皇帝,又不得不处理政务,体应万物。也可以看出,对“体”的讨论,是梁武帝君臣之常课。《系辞》为孔子所作,其中蕴含了孔子的文治教化思想。由此可见,梁武帝君臣《赋体》也是对孔子文治教化思想的一种继承。

《赋体》亦或意蕴“赋体”,或者可以说是具体化的赋体文章。赋体是文章一种体制形式的指称,或称之为一种文体。此“体”字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刘勰《文心雕龙·附会》云:“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詹锳先生义证云:“(体制)包括体裁及其在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等方面的规格要求,也包括风格。”[12]1593 从刘勰的论述及詹锳先生的义证可以看出,“体”是具有复杂内涵且系统整体的一种文学概念。齐梁时期,文人们已经十分关注文体,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8]1778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13] 其三体一源出于谢灵运。陆厥《与沈约书》云:“《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5]2927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12]1079 又《文心雕龙·体性》云:“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12]1014 钟嵘《诗品序》云:“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14] 萧纲《与湘东王书》云:“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

竞学浮疏,争为阐缓。”[4]690由上可见,齐梁时期,文人们讨论文体甚为频繁。

赋是汉代最为重要的一种文章体式,且对后世影响也极为巨大。于是赋体应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形制、风格等文体规范,也是汉魏六朝人时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司马相如较早从作赋角度阐述赋体的规范特点,他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15]后人无“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之才力,只能模仿其淫丽之外形。所以,赋体自此后慢慢流于淫丽。扬雄《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16]东汉班固于是大倡“诗人之赋”,确定赋为“古诗之流”。其《两都赋序》云:“赋者,古诗之流也。”[10]21又《汉书·艺文志》云:“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3]1756玄以经学释赋,其云:“赋者,铺也,铺陈今之政教美恶。”[11]271是从赋法角度说的,但赋法不能不影响赋体。魏文帝曹丕又提出“诗赋欲丽”[10]720的赋体原则,突出赋体丽的特点。陆机《文赋》云:“赋体物而浏亮。”李善注曰:“赋以陈事,故曰体物。……浏亮,清明之称也。”[10]241“浏亮”“清明”,还是强调赋体“丽”的特点。与陆机大约同时的挚虞传承了东汉班固的观点,视赋为“古诗之流”。其《文章流别论》云:“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5]1905由此段文字可以看出,挚虞主要是从赋的政教功用方面来给赋体加以规范的。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12]304刘勰采取较为折衷的态度,规范赋体应“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刘勰确定的赋体规范,是对前人意见的一种整合,欲求达到“文质彬彬”的效果。

当然,班固、挚虞、刘勰等人认定的赋体规范,是最易为统治者所采纳的。因为他们都十分强调赋体的文治教化功能,也就是强调赋体文学的政治功用。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梁武帝肯定也是十分乐于接受这种观点的。所以,梁武帝也把赋纳入“古诗”的范畴,作为言志礼教的工具。正因为赋可以作为政治礼教的工具,所以梁武帝对赋体文学十分重视。据《隋书·经籍志》载,“《历代赋》十卷,梁武帝撰”[9]1083。并敕周捨注焉,《梁书·文学传上》云:“左卫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制历代赋,启兴嗣助焉。”[4]697由周捨“启兴嗣助焉”,可见《历代赋》规模自当不小。梁武帝还激励臣子作赋、献赋,如《梁书·文学传上》云:“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採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4]685又《梁书·张率传》云:“其日,河南国献舞马,诏率赋之,……时与到洽、周兴嗣同奉诏为赋,高祖以率及兴嗣为工。”[4]478《梁书·文学传上》云:“高祖革命,兴嗣奏《休平赋》,其文甚美,高祖嘉之。”[4]698不仅如此,梁武帝自己也积极作赋,其赋作有《孝思赋》《赋体》《净业赋》《围棋赋》等。

梁武帝与近臣们制作《赋体》,也有为赋正体的意味。裴子野《雕虫论》云:“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5]3262从裴子野所论看,当时文人作文已“摈落六艺”,这很不利于礼教的推行,难以维护统治的安稳。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所以刘勰也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12]1593。清人程廷祚《骚赋论中》云:“若夫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觝于椎髻左衽之场,虽世俗喜其忘倦,而君子鄙之,扬子讥其类俳,今则信矣。”[17]由上诸人所论,则知宋、齐、梁时期,赋体已严重偏离礼教范畴,类于俳优,成为娱乐之具。如果统治者借此作为文治教化之具,必须要为其制定可用之规范,为其正体。于是,梁武帝便秉承孔子正名思想,为赋正体,将其纳入礼教范

畴,作为大扬儒家文化,平定天下的一种利器。

三

从此五篇《赋体》的内容看,有对功成治定的歌颂,如梁武帝《赋体》云:“草回风以照春,木承云以含化。芳竞飞于阳和,花争开于日夜。乐万类之得所,岂此心之云舍。”[2]644王僧孺《赋体》云:“杂沓兮翠旌,容与兮龙驾。新桐兮始华,乳雀兮初化。”[2]645功成治定,德泽草木,万类得所,一派承平气象。有对武帝行尧舜之仁政的赞扬,任昉《赋体》云:“属轩轨之易循,值尧民之可化。”[2]645柳惔《赋体》云:“何眇身之多幸,濯微缨于唐化。”[2]645“唐化”指唐尧之治世。陆倕《赋体》云:“奉钦明之睿后,沐隆平之玄化。”[2]645“钦明之睿后”,是以武帝比尧。《尚书·尧典》云:“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11]118些都是对实行唐尧之政的赞颂。更多的是各自内在情志的一种表达,如梁武帝《赋体》云:“乐万类之得所,岂此心之云舍。欣分竹其厉精,惭戎车之屡驾。”[2]645任昉《赋体》云:“惭孺雉之声朝,恶细鱼之在夜。奉玉检之陆离,待金罍之云舍。”[2]645王僧孺《赋体》云:“竟大德之未训,何飞光之徒舍。”[2]645陆倕《赋体》云:“冀无恨于终南,豫告成于芝驾。虽就列而陈力,终胡颜于长夜。”[2]645柳惔《赋体》云:“窃匪报于储闱,叨洪恩于良驾。何眇身之多幸,濯微缨于唐化。”[2]645由上可见,在赋物美政之后,更多的是言志。此处赋执行诗之功用,承传“诗言志”之功能。这时赋也被纳入了儒家传统的文学观念之中。

曹道衡先生曾说梁武帝萧衍“处处以孔子和佛的代言人自居”[18],“把自己打扮成教化的主持者”[19]。的确如此。梁武帝早期崇儒,常以夫子自居,命群臣赋诗言志。如《梁书·刘孝绰传》云:“(天监初),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4]480又《梁书·王僧孺传》云:“天监初,……是时高祖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约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诗为工。”[4]471从梁武君臣所作《清暑殿效柏梁体》亦可看出赋诗言志之倾向,诗云:“居中负扆寄缨绂。(帝)言惭辐凑政无术。(新安太守任昉)至德无垠愧违弼。(侍中徐勉)燮赞京河且微物。(丹阳丞刘汎)窃侍两宫惭枢密。(黄门侍郎柳惔)清通简要臣岂汩。(吏部郎中谢览)出入帷扆滥荣秩。(侍中张卷) 复道龙楼歌楙实。(太子中庶子王峻)空班独坐惭羊质。(御史中丞陆杲)嗣以书记臣敢匹。(右军主簿陆倕)谬参和鼎讲画一。(司徒主簿到洽)鼎味参和臣多匮。(司徒左司属江萁)”[7]1539这使我们想起《论语·先进》所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20]之事。孔子让子路、曾析、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其弟子各言其志以对之。从萧衍《撰孔子正言竟述怀诗》中亦可以看出其以孔子代言人自居,其诗云:“志学耻传习,弱冠阙师友。爰悦夫子道,正言思善诱。删次起实沈,杀青在建酉。孤陋乏多闻,独学少击扣。仲冬寒气严,霜风折细柳。白水凝涧溪,黄落散堆阜。康哉信股肱,惟圣归元首。独叹予一人,端然无四友。”[7]1530其《会三教诗》亦云其“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7]1531。既然梁武帝萧衍早期崇儒,以孔子代言人自居,那么,其承传孔子之文学观念,发扬儒家文教传统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孔子是持何种文学观念的呢?其文学观念的核心又是什么呢?王齐洲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中,对孔子的文学观念作了很深入的剖析。他说:“与上述三科相类,孔门‘四科’中的‘文学’当然也只是指政治才能,并非邢昺所说的‘文章博学’。因为宋以后的‘文章博学’是指书本知识的广博和学问的精深,这显然不是孔子所说‘文学’的含义。”[21]166又说:“重视儒家文化典籍的学习,努力在政治实践中贯彻礼乐教化的原则,以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正是子游、子夏之所长。孔子以‘文学’称许子游、子夏,正是指出他们如有仕进机会,必然会在文治教化方面表现出杰出的才干。因此,孔子心目中的‘文学’应是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而非‘文章博学’。”[21]168最后王先生总结出“文治教化是孔子文学观念的核心”[21]169。孔子这种以文治教化为核心的文学观念是统治者很乐于接受的,梁武帝作为一个统治者,当然也想以此服务于其政治统治。因此,梁武帝于即位之初,便大兴礼义,制定文章,提倡儒学。《梁书·儒林传》云:“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天监四年,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4]662不仅如此,梁武帝还于天监四年六月立孔子庙。并于天监七年下诏大启庠序,其诏

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不学将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所以镕范贵游,纳诸轨度。思欲式敦让齿,自家刑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庠斆,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4]46 总之,梁武帝大倡儒学是为达到以文治教化而经国安邦的目的。

梁武帝提倡儒家文学观念是有其时代意义的,有一定的政治作用。在那个战争频仍的时代,偃武息兵而倡导文治教化是百姓的期待。同时,倡导文治教化还能收拢士子之心。《北齐书·杜弼传》云:“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于高祖。高祖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军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22] 可见,萧衍提倡礼乐文化有归顺中原士子之功。所以,梁武帝以孔子的文学观念来看待赋,也是想把赋这种文学形式当作文治教化的一种工具,以期达到政治教化功用。

结 语

梁武帝对赋体文学的重视,以及对赋体文学规范的认识,影响到了他的儿子萧统。萧统《文选序》云:“古诗之体,则今全取赋名。”[10]1 萧统认为赋为“古诗之体”,实际上也是把赋纳入礼乐教化的范畴,故其在《文选》中大量入选赋作,且按礼教功能之大小来排列。《艺文类聚》是欧阳询在“皇帝命代膺期,抚兹宝运。移浇风于季俗,反淳化于区中。戡乱靖人,无思不服。偃武修文,兴开庠序”[23] 的环境下奉敕编撰的,亦是为发扬文章的教化之功。但唐代毕竟重视作品中作者主观情志的存在,突出作品的主体性情。所以在《艺文类聚》中,《赋体》是与陆机《文赋》、扬雄《反骚》、班彪《悼骚》、挚虞《愍骚》、曹植《九咏》、梁元帝《拟秋气摇落》、张缵《拟古有人兮》并录的。从现存《赋体》看,赋作者确也表达出了鲜明的主观情志。《历代赋汇》是陈元龙在康熙帝的授意下编订的,其思想代表了清初统治者的文学思想,其将《赋体》编在“文学”类“逸句”下,说明他认为《赋体》是属于“文学”范畴的。再看看其正编中的“文学”类录有哪些赋? 有束皙《读书赋》、荀子《赋篇·礼》、陆机《文赋》、蔡邕《笔赋》、傅玄《笔赋》《砚赋》等,这些赋均与文治教化相关,并不具有我们现在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特性。所以,从梁武帝君臣《赋体》,我们可以看出,梁武帝以孔子代言人自居,继承赋诗言志传统,为赋正体,把赋纳入以文治教化为核心的文学范畴,发挥其政治教化功用,作为教化之具。这种赋体文学观念,对后世统治者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杨赛. 任昉与南朝士风[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96.
[2]陈元龙. 历代赋汇[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3]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姚思廉. 梁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5]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6]李延寿. 南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7]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8]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9]魏征.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李善. 文选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阮元. 十三经注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2]詹锳. 文心雕龙义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3]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908.
[14]钟嵘. 诗品译注[M]. 周振甫,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1998:16.
[15]向新阳,刘克任. 西京杂记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91.
[16]扬雄. 法言义疏[M]. 汪荣宝,著疏. 北京:中华书局,1987:49.
[17]程廷祚. 青溪集:卷三[M]. 黄山:黄山书社,2004.
[18]曹道衡,傅刚. 萧统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5.
[19]曹道衡. 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M]. 北京:中华书局,2004:100.
[20]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29.
[21]王齐洲.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2]李百药. 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347.
[23]欧阳询. 艺文类聚[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27.